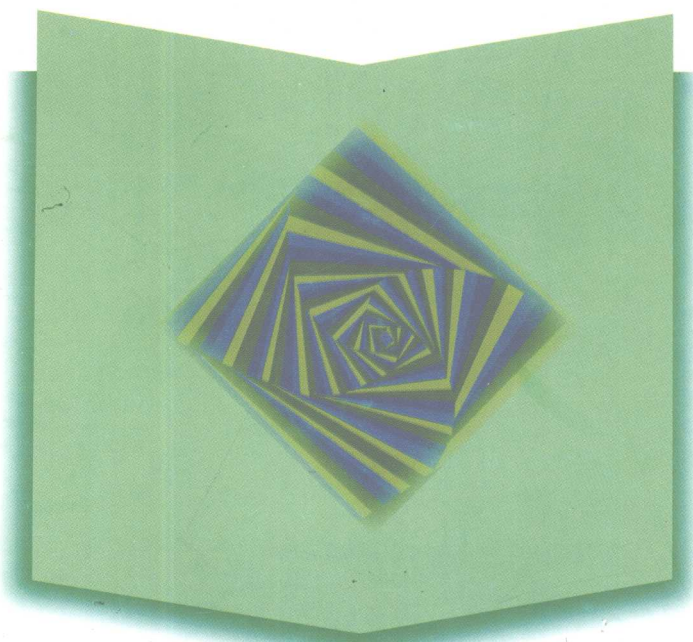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外国文学作品选

第四卷

周煦良主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外国文学作品选

第四卷 现代部分

编者

周煦良 (主编)

朱雯 孙家晋 倪蕊琴

任孟昭 冯增义 金留春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文学作品选.第4卷/周煦良等编.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10(2007.7 重印)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ISBN 978 - 7 - 5327 - 0281 - 7

I .外... II .周...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高
等学校-教材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5496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外国文学作品选
第四卷 现代部分
周煦良等编选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 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0.625 字数 494,000

1979 年 10 月新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30 次印刷

印数: 874,701—876,950 册

(原人文上分版)

ISBN 978 - 7 - 5327 - 0281 - 7/I·141

定 价: 24.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56628900

目 录

第四卷 现代部分

法 国

- 法朗士 《诸神渴了》(第六章片断) 1
《企鹅岛》(第六卷第一、八章) 17
罗曼·罗兰 《约翰·克利斯朵夫》(卷五第二部片断) 28
《欣悦的灵魂》(“安乃德和西尔薇”、“母与子”片断, “玛克和阿西娅”) 44

英 国

- 肖伯纳 《鳏夫的房产》(第二幕片断) 72
《苹果车》(第一幕片断) 92
高尔斯华绥 《福尔赛世家》(第一部第二卷第十章、第三卷第三章片断, 第二部第三卷第十二、十四章片断, 第三部第三卷第十一章片断) 109

德 国

- 托马斯·曼 《布登勃洛克一家》(第三部第二章, 第四部第七、八、九章片断) 137

奥 地 利

- 卡夫卡 《变形记》(第一、二、三章片断) 163

丹 麦

- 尼克索 《红莫尔顿》(第一卷第一、二章, 第二卷第十一、十二章片断) 194

苏 联

- 高尔基 《伊则吉尔老婆子》(片断) 229
《海燕》 237
《母亲》(第一部第二十三、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章, 第二

部第二十五、二十九章片断).....	239
《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第一、二、四章片断).....	266
马雅可夫斯基 《列宁》(片断).....	286
《好!》(第十七、十九章片断).....	318
绥拉菲摩维奇 《铁流》(第七、二十八、三十一、四十章片断)	324
富曼诺夫 《恰巴耶夫》(第六、七、十一章片断)	349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二、三、七、八、 九章片断).....	363
阿·托尔斯泰 《苦难的历程》(第二部第十章, 第三部第二十章片 断).....	389
法捷耶夫 《毁灭》(第三、四章片断)	417
《青年近卫军》(第二部第四十八、六十四章片断)	433

罗马尼亚

萨多维亚努 《米特里亚·珂珂尔》(第二十一章)	456
-------------------------------	-----

南斯拉夫

安德利奇 《德里纳河上的桥》(第二、十三章片断)	474
--------------------------------	-----

美国

德莱塞 《美国的悲剧》(第二部第五、十章片断, 第三部第十四章片 断)	502
斯坦培克 《月亮下去了》(第三章和第二、四章片断)	517
《珍珠》(第三章).....	535
海明威 《丧钟为你而鸣》(第四十三章片断).....	552
《老人与海》(片断).....	570

墨西哥

曼西西杜尔 《深渊上的黎明》(第二十三、二十四章)	583
---------------------------------	-----

日本

小林多喜二 《地下党员》(第四、六、八章片断)	600
德永直 《静静的群山》(第一部第六章, 第二部第十三章片断)	618

朝鲜

崔曙海 《出走记》.....	644
----------------	-----

法 朗 士

(1844—1924)

阿那托尔·法朗士是法国的著名作家，原名阿那托尔·法朗梭阿·狄波。父亲本是农民，在查理十世的禁卫军里当过兵，退伍后在塞纳河畔开设旧书店，与当时文人常常来往。法朗士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自幼喜爱文学，好读希腊、罗马古籍。中学毕业后他没有再上大学读书，先是向报刊投稿，接着替一个研究古代碑铭的刊物担任长期撰述，后来进了当时颇为有名的勒迈尔书店任职。他的文学生涯是在巴那斯派全盛时期开始的，诗集《金色的诗》(1873)和诗剧《古希腊式的婚礼》(1876)都有象征主义的显著影响。由于巴那斯派的吹嘘，这两部作品在文学界获得了相当高的声誉。

后来他改写小说，1881年出版的第一部长篇《波纳尔之罪》，描写一个人道主义的学者跟资产阶级法律制度发生冲突的故事，表现了过多的感情流露，但是它的乐观题材和善意的揶揄与当时流行的左拉式自然主义的冰冷无情是一个对照，而受到人们欢迎。1886年，巴黎资产阶级的一家大型报纸《时报》请他主编文艺批评，另一家大报《世界画报》也邀他担任长期特约编辑。从1870至1890的二十年间，法朗士在思想和生活上都受到资产阶级的严重影响。有人批评他那时“是迷失了路途，徜徉于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的环境里”，他自己在晚年谈到这一段生活时也承认：“我的开端是不大有什么目的的。”

1890年，法朗士发表了另一部小说《黛依丝》，故事发生于

公元初期的埃及古城亚历山大。作者把圣僧巴甫努斯的执拗顽固和禁欲苦修同善于理解美和人生的享乐主义者尼基亚作了对比的描绘。在这部小说以及随后发表的《鹅掌女王的烤肉店》(1893)和《柯涅尔院长的意见》(1893)里,虽然已经透露出他对教会、对社会制度的怀疑,对资产阶级的某些否定,不过他积极地干预生活,以实际行动来表示对资产阶级的憎恨,却是在“德莱斐斯事件”发生以后。九十年代中叶,法朗士和左拉一样,坚决地投入了这一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而这一行动又对他的创作起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从1897年至1901年,法朗士写了四卷集的长篇小说《当代史话》,包括《路旁榆树》、《柳条模型》、《红宝石戒指》、《贝日莱先生在巴黎》。这部小说最能代表法朗士自己思想演变的过程,在这里,作者深刻地揭露了第三共和国的政治风尚,广泛地描绘了法国的社会生活,也提出了对“德莱斐斯事件”的谴责和抗议。

1905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给法朗士以很大的鼓舞与启发,对他此后的行动和思想有着显著的影响。他当时被选为“俄国人民友好协会”的主席,不遗余力地声援参加起义的俄国工人,还发表了许多政论,后来收集在《走向更美好的时代》里。

1908年,法朗士出版了长篇小说《企鹅岛》。他的政治讽刺在这部小说里达到了最高峰。作者以寓言的形式表达了对“德莱斐斯事件”的义愤和对德莱斐斯的同情。当时的批评界认为,在法国文学史上,这是唯一可以与伏尔泰的《老实人》媲美的讽刺作品。

1912年,法朗士写了长篇小说《诸神渴了》。这部小说以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为背景,讽刺了资产阶级的丑恶面貌和腐朽灵魂,歌颂了法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但是,跟另一部小说《天使的叛变》(1914)一样,作者在其中表示了对人类未来的怀疑。

十月革命的胜利坚定了他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信

念,加强了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斗争的决心,因此在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的阶段,法朗士以七十高龄毅然站到无产阶级战线上来,加入了法国共产党,那时(1921年10月)法国共产党诞生还不到一个月。这一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

在五十年的创作生活中,法朗士总共写了三十六部作品。他的作品极有文采。卢那察尔斯基说他的散文“总是带有音乐性,同时又风趣洋溢。它以出人意外的转折和乖僻的议论使您吃惊”。又说“他善于让他的每个典型说出最能显示其特征、足以说明其整个性格的词句,他还善于把重大的思想内容同情节有机地结合起来”,因而肯定他是个“文学形式的巨匠”。①

诸神渴了

《诸神渴了》是一部以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1789年法国人民打开巴士底监狱,掀起了震撼世界的革命风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倒在断头台上的鲜血中。无套裤汉成了法国的主人。但是波旁王朝的流亡分子不甘心失去他们的天堂乐园,勾结英国、奥地利、普鲁士、西班牙、荷兰等国,组成联军,向法国扑来。到了1793年,法国三分之二的省份不是被侵占,就是叛变了。革命和反革命进行着生死搏斗。共和国危在旦夕。巴黎处在奥地利大炮的威胁下。广大的巴黎人民缺乏粮食,过着艰苦的生活,为了不到两磅重的一个面包需要排几小时队。营私舞弊、大发横财的军需商和银行家却骄奢淫逸,挥金如土。

① 《阿那托尔·法朗士》,《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第5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法朗士凭着高明的艺术技巧和渊博的历史知识，以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为背景，细腻而生动地描绘了巴黎的众生相，逼真地反映了巨大的政治事件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书中的主人公画家甘墨兰是个塑造得非常成功的形象。他为人正直，心地善良，忠于革命，热爱祖国。他担任革命法庭的陪审员后，同反动政客、投机奸商、失职的将军和通敌的奸细等进行无情的斗争。他曾经在路边抱起一个不相识的男孩子说：“……为了你的幸福，我才凶暴。为了使你善良，我才残酷。为了使明天所有的法国人都能够流着快乐的眼泪，互相拥抱，我才毫不容情。”为了保卫革命，他毫不犹豫地抛弃爱情和艺术，追随罗伯斯庇尔，把生命献给了祖国。

热月反革命政变后，法国革命的果实落到大资产阶级手中。法朗士在本书的结尾部分把革命者的悲惨结局和反革命分子歌舞升平的场面作了强烈的对比，流露出一种惘然若失的感情。这位卓越的对那些为了崇高的理想流尽鲜血的人是寄予同情的，但是没有对他们的牺牲作出充分和正确的估价。

六

早晨十点钟。没有一点儿风。在人们的记忆中，这是最热的一个七月了。狭窄的耶路撒冷路上，约摸有一百个本区的公民在面包铺门口排队。四个国民军在维持秩序，武器摆在旁边，抽着烟袋。

国民议会订出了最高价格^①，谷子和面粉一下子都不见了。

① 最高价格；1792年冬因法国商人投机倒把，物价——尤其是粮价——飞涨，法国人民大众普遍认为国家应该限制贸易自由，管制粮食投机。1793年，国民议会颁布法律，规定一切生活必需品之最高限价。

巴黎人民如果指望吃东西的话，象旷野里的以色列人^①那样，天没亮就得起来。男人，女人，孩子在象熔化了了的铅似的天空下紧紧地挤在一起。闷热的天气烤着阴沟里的腐烂东西，散发出汗水和污垢的气味。所有这些人都在推啊挤的，埋怨别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眼睛里流露出人与人之间所能有的各种各样的感情：厌恶、憎嫌、关切、愿望、冷漠。他们凭着痛苦的经验，知道面包很少，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买到，因此后来的人老是打算往前挤。被挤到后面的人就抱怨，发火，要求自己的被人轻视了的权利，可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女人蛮横地用胳膊肘儿推，用肩膀顶，来保住自己的位置，或者挤到更好的位置上去。挤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就会有人叫嚷：“别推啦！”这当儿，人人都提出抗议，说是别人在推他。

为了避免每天发生这种混乱的场面，区里指派的委员想到过在面包铺的门上拴一根绳，每一个人都按照次序抓住这根绳。但是手和手隔得太近，会在绳上碰到，结果是一场争夺。谁只要一松手，就再也抓不到了。那些不满的人，或者爱恶作剧的人还把绳子割断。临了，这个办法不得不给取消了。

在这个队伍里，有的人闷得气都透不过来，有的人嚷着说他们快要死了，有的人说笑话，有的人说粗话，有的人骂制造一切灾难的人：贵族和联邦主义者^②。一条狗走过。爱开玩笑的人冲着它叫庇特^③。有时候还响起一声响亮的耳光声。这是一位

① 事详《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16章第1节—第3节：“……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華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来，是要叫全会众都饿死啊。’”

② 指吉伦特派，他们主张把法国变为巴黎和各省的联邦。

③ 庇特(1759—1806)，英国首相。当时英国反对法国革命政权，与奥地利、普鲁士、荷兰等国联合进攻法国。

女公民用手打在一个无耻的家伙的脸上。而一个年轻的女用人却被她旁边的人挤得紧紧的，半闭着眼，半张着嘴，悠悠忽忽地叹着气。碰到可以引起可爱的法国人开玩笑的兴致的任何一句话、任何一个手势或者任何一个姿势，一群吊儿郎当的年轻人就不管一个老雅各宾派分子的抗议，唱起《前进吧》^①来。老雅各宾派分子眼看这支共和主义者对正义和幸福的未来表示信心的歌曲被加上肮脏的含义，真是火透了。

一个贴布告的人，胳膊窝底下挟着梯子走来，在面包店对面的墙上贴了一张公社颁布的关于配给肉类的布告。过路人站住了脚，看那张浆糊还没干的布告。一个背上背着筐子的卖白菜的女人走过。她用又粗又哑的声音叫喊起来：

“那些肥牛全都不见啦！咱们只好括肠子了。”

从阴沟里突然冒出一股强烈的臭味。有好几个人恶心想吐。一个女的觉着不舒服。人们把她交给两个国民军的时候，她已经昏倒了。他们把她扶到几步以外的一个唧筒旁边。大伙儿掩住了鼻子，高声地发牢骚，纷纷地议论，话里充满了焦虑和恐惧。大伙儿互相问来问去，是不是有什么动物塞在那儿，或者是有人恶意地放了毒药，要不更可能是一个在九月屠杀^②中给杀了的人，一个贵族或者教士，给忘在附近的哪一个地窖里了。

“难道就这样扔在那儿？”

“他们随便乱扔！”

“准是沙特雷监狱^③里的一个犯人。两号那天，我看见兑换

① 法国大革命时期最著名的革命歌曲之一。

② 九月屠杀，1792年9月2日晚上，巴黎的要上前线去的人担心在大家上前线去的时候，监狱里的反革命分子向人民报复，于是成千的人涌到监狱里去迅速审判被捕的反革命分子。这是他们采取的一种自卫行动。

③ 沙特雷监狱，巴黎旧市塞纳河畔堡垒名，本有大小两座，供拘禁囚犯用，小者毁于1782年，此处当指大者。

桥上堆着三百个。”

巴黎人害怕那班贵族的报复，害怕那班贵族死了还会来毒害他们。

哀伐利斯特·甘墨兰来排队。他决心不让自己年迈的母亲来等上好久，累坏身子。他的邻居，公民勃娄陀跟他在一起，态度安详，脸上带着微笑，他的鲁克莱蒂乌斯诗集放在那件深褐色大衣的袋口很大的袋里。

这个善良的老人极力地赞赏这个场面，说这是一幅该让一个现代的泰尼尔斯来画的市井生活小品。

“这班搬运工人和主妇，”他说，“比眼下我们的画家那么喜爱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有趣得多。至于我呢，我一向喜欢弗兰德斯派^①的风格。”

有一桩事实，他没有说出来，因为他很慎重，很懂事。那桩事实就是，过去他收藏的荷兰大师的作品，只有德·索瓦色先生的收藏在数量和质量上可以媲美。

“只有古代美术，”画家回答，“和从古代美术中汲取灵感的作品才是美的。不过我同意您的话，泰尼尔斯、斯丹恩或者奥斯塔德的那种市井生活小品比瓦都、布塞或者万·路的无聊的装饰品好得多。他们把人类丑化了，不过还不象包端或者弗拉高那尔所画的那样堕落。”

一个卖报的一边走，一边吆喝：

“革命法庭公报！……判处死刑的名单！”

“一个革命法庭还不够，”甘墨兰说，“应该每一个城市里都

① 弗兰德斯，古国名，包括目前的荷兰南部，法国北部以及比利时。弗兰德斯画派画家指15世纪—19世纪中一切主要的弗兰德斯画家，虽然他们的风格有很大不同。其共同方面是：笔触有力，注意细节，忠于自然现象，色彩匀净。泰尼尔斯(1610—1690)为弗兰德斯派画家，以肖像画、风景画和风俗画著称。

有一个……我说什么？应该每一个区里，每一个村子里都有一个。所有的家长，所有的公民都应该来做审判员。国家正处在敌人的大炮和叛徒的匕首的威胁下，宽大就是大逆不道。嗨！里昂、马赛、波尔多造反了，科西嘉发生了暴动，万代在开火，马因斯和伐仑西纳落到联军手掌中。眼下，乡村、城市和军队中都有卖国贼。卖国贼正坐在国民议会里的坐位上，卖国贼手里拿着地图出席我们的将军的战地军事会议！……非用断头台来挽救祖国不可！”

“我在原则上并不反对断头台，”老勃娄陀回答。“大自然，我唯一的老师和导师，事实上并没有用任何什么方法告诉我，人的生命有什么价值；恰恰相反，它用种种方法来说明人的生命一点价值也没有。看来生物的唯一目的好象是给其它注定了有同样结局的生物作食物。杀人是天赋的权利，所以只要不是为了道德或者公道，而是由于需要或是为了从中取利，那么，死刑就是合法的。不过我的天性准是反常的，因为我讨厌看到流血，而这个劣根性，我的达观的心情至今还不能把它纠正过来。”

“共和主义者，”哀伐利斯特说，“是仁爱的，重感情的。只有专制暴君才拿死刑当作权威的不可缺少的象征。当家作主的人民总有一天会取消死刑。罗伯斯庇尔反对过死刑，所有的爱国分子都拥护他。废除死刑的法律颁布得愈早愈好。不过非等共和国的最后一个敌人死在法律的宝剑下，决不会实施这项法律。”

这时候，甘墨兰和勃娄陀的背后又排了不少迟来的人。在他们当中，还有好几个区里的女人。其中有一个围着头巾、穿着木鞋、斜挂着军刀的雄伟而漂亮的织绒线的女人。有一个头发蓬乱、围着一条很皱的围巾的漂亮的金发姑娘，还有一个苍白消瘦的年轻母亲，她正在喂一个虚弱的孩子吃奶。

孩子吃不到奶，在哇哇地哭，不过哭声很弱，有时还哭得透

不过气来。他小得可怜，皮肤苍白，很不正常，眼睛红肿。他的母亲又焦急又悲伤地盯着他直望。

“他还很小，”甘墨兰转过身去，看着他背后那个在新来的挤得受不了的人群里哭着的小娃娃说。

“他才六个月，可怜的宝贝！……他爹在军队里。他是在孔德打退奥地利军队的那些兵士中。他叫杜蒙台伊，米舍尔·杜蒙台伊，是绸缎铺里的伙计。他在市政厅门前的一个台子上入的伍。我可怜的亲人，他一心想保卫祖国和见见世面……他写信来叫我忍耐。可是请问我怎么能养得活保罗呢？……他叫保罗……我连自己也养不活呢。”

“啊！”那个漂亮的金发姑娘嚷着说，“我们还得等一个钟头呢，今儿晚上，我们还得上食品铺门口去再举行一次这种仪式。我们得冒着生命危险去买三个鸡蛋和四分之一磅黄油。”

“黄油，”女公民杜蒙台伊叹了一口气说，“我已经有三个月没看到过啦！”

闹哄哄的响起了一片女人的说话声，她们在抱怨食品少，价钱贵，诅咒逃亡分子，主张把区里的委员送上断头台，因为他们把肥母鸡和四磅重的面包送给那些骚娘儿们，来酬答她们干的那些说不出口的好事。骇人听闻的消息在流传着：许多牛给淹死在塞纳河里，许多袋面粉给倒在阴沟里，许多面包给扔在厕所里……全是那班保王分子，罗兰派分子和布里索派分子^①在制造饥饿，指望消灭巴黎人民。

围着很皱的围巾的那个漂亮的金发姑娘蓦地尖叫起来，好象她的裙子着了火似的。她使劲地抖着裙子，又把裙子上的口袋一个个翻出来，嚷着说有人偷了她的钱包。

一听说有小偷，这些小百姓全都一下子火了。就是这班人

^① 罗兰和布里索都是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吉伦特派首脑，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

毁了圣一日耳曼镇^①的高楼大厦,闯进了杜依勒利宫^②,可是没有抢过一件东西。他们这些手艺人 and 主妇会轻松地愉快地烧毁凡尔赛宫,可是他们认为如果在凡尔赛宫里偷一根针,那就是奇耻大辱。油滑的年轻人听到漂亮的姑娘丢了东西,刚说了几句下流的笑话,就马上给公众的愤怒声压下去了。有人已经谈到要把那个贼抓住,吊死在灯杆上。大伙儿乱成一片,带着偏见开始调查。高个儿的织绒线女人疑心一个老头儿是个没穿法衣的修士,就指着他起誓发咒地说,正是这个“嘉布遣会^③修士”偷了钱包。这一群人立刻就相信了,嚷着要把他处死。

受到群众这样猛烈指责的老头儿非常谦恭地站在勃娄陀的前面。说真的,他的外表看上去完全象一个以前当过修士的人。这个可怜的人,看到群众的狂暴,清清楚楚地记起九月里的那些日子,吓得脸色有点变了,可是他的外貌还是令人肃然起敬。他脸上流露的害怕表情引起了百姓们的疑心。他们相信只有犯了罪的人才害怕审判,倒好象他们在审判的时候采取的那种草率态度,清白无辜的人不应该害怕似的。

勃娄陀有一条不变的原则:决不当场对抗群众的情绪,特别是在他们变得无理可喻和残酷无情的时候,“因为在那时候,”他说,“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了。”但是勃娄陀是个言行不一致的人。他公开说,不管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个嘉布遣会修士,他决不可能偷那个女公民的东西,因为他压根儿没有到她跟前去过。

① 圣一日耳曼镇,法国大革命以前巴黎贵族住宅区。

② 杜依勒利宫,1792年8月,巴黎人民在罗伯斯庇尔和马拉领导下准备暴动,推翻君主政体。8月9日巴黎四十八个区的代表组织了新的革命的巴黎公社。从8月9日夜到10日开始鸣钟为号。10日早晨,人民在公社领导下占领了杜依勒利宫。巴黎公社逮捕国王和王后,推翻了几世纪以来压迫他们的君主政体。

③ 天主教圣方济各会的一个分支。

群众的结论是：为贼辩护的人就是贼的同党。于是，有人说，应该严厉处置这两个为非作歹的人。甘墨兰开口担保勃娄陀。这当儿，那些最聪明的人主张把他和他们俩一起送到区上去。

但是那个漂亮姑娘突然愉快地叫了起来，说她找到了自己的钱包。一听到这句话，大伙儿都嘘她，吓唬她，要象对付修女一样，当众揍她的屁股。

“先生，”那个修士对勃娄陀说，“谢谢您为我辩护。我的名字是无关紧要的，不过我认为还是告诉您来得好，我叫路易·德·龙格玛尔。我真的是一个修士，不过不是那些女人说的嘉布遣会的修士。这中间有很大的差别。我是巴拿巴会^①的教士。这个教派给教会培养了不知多少位长老和圣人。要是说圣查理、包罗莫创立了这教派，那还不完全对。我们得把使徒圣保罗^②当作真正的发起人。他的姓名的拼合文字^③就放在教派的纹章上。我不得不离开我的修道院，就是现在的新桥区公所，穿上了普通人穿的衣服。”

“神父，”勃娄陀一边打量德·龙格玛尔先生的粗长罩衫，一边说，“您的衣服足以表示您没有放弃您的信仰。看到了您的衣服，谁都不会认为您是离开了您的教派，而会认为您是改革了它。您情愿穿这么一身朴素的衣服，使自己遭受到这班不信神的百姓的侮辱。”

“可是我不能够，”修士回答，“象跳舞的人似的穿一件蓝色

① 巴拿巴会是1538年以来设立于米兰的圣巴拿巴修道院。

② 巴拿巴是保罗第一次出外传道时的伴侣。《新约全书·使徒行传》第13章第1节—第2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并扫罗（后改名保罗）。他们事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作我召他们所作的工。”所以德·龙格玛尔认为该把保罗当作巴拿巴会的真正的发起人。

③ 拼合文字，将姓名的开头字母组成之图案形的文字。

的上衣^①啊!”

“神父，我所以提起您的衣服，是为了对您的性格表示尊敬，同时是为了提醒您注意您自己遇到的危险。”

“先生，最好还是相反，应该鼓励我公开承认我的信仰。因为事实上我太怕危险了。我已经脱下了法衣，先生，这是一种叛教行为。要是可能的话，我情愿不离开教堂和修道院，许多年来，上帝赐给我一个恩惠，可以在那儿过和平幽静的生活。他们把教堂和修道院用来作他们叫作区公所的小小市政机构的时候，我得到了住在那儿的许可，而且仍旧住在我的小屋子里。我看着，先生，我看着他们把神圣真理的标识敲掉。我看着他们用一顶囚犯的帽子来代替使徒保罗的名字。有时候，我甚至还到区公所里去开开会，在会上我听到他们发表许多错得吓人的意见。最后，我撇开了那个不洁净的场所，靠了大会答应给我的一百个比斯多养老金，去住在马匹都给征去军用的空马厩里过活。我在那儿给几个虔诚的人做弥撒。他们来做祷告，证明耶稣基督的教会是永远存在的。”

“至于我，神父，”勃娄陀接着说，“要是您喜欢知道我的名字，我叫勃娄陀，过去是个包税的。”

“先生，”龙格玛尔神父说，“根据圣马太^②的例子，我知道，人们是可以指望包税的说两句好话的。”

“神父，您太客气了。”

“公民勃娄陀，”甘墨兰说，“请赞美善良的人民，他们要求公道比要求面包的心更迫切。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打算撇下了自己的位子来惩罚那个贼。这班男人和女人受尽贫穷困苦的折磨，还这样严峻正直，容忍不了一桩不诚实的行为。”

“应该承认，”勃娄陀回答，“正因为那班人一心想绞死那个

① 蓝色的上衣，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最流行的上衣。

② 马太，原来是迦百农的收税人，后为十二使徒之一。